

前有汪晖，后有胡鞍钢

没想到，关于胡鞍钢和高善文的文章，都成为敏感禁止话题。

也许是因为贸易战的原因吧，自从特朗普重启战端后，上层内对贸易战的态度越加大相径庭，胡高之争的敏感，也许在此。

不过，胡鞍钢虽然被政经界千夫所指的境况，但相比汪晖，他还是幸会的。

因为胡鞍钢得罪的是一个买办集体，虽然受伤但不至于伤筋动骨，而当年的汪晖，仅仅是得罪了一个红后，就被逼的清华辞退，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

汪晖一直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，为人低调，很少撕逼，做的学问很深，写的文章很正，当然，文章毕竟晦涩难懂，看的吃力。

在抄袭门之前，汪晖就已经是中国新左派的领路人了，而且还走出国门，成为中国为数不多能和国际顶级学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学者，汪晖不卑不亢，和何新一样，认为中国不必照搬西方那一套，是一个有良知有水平的学者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最后还是狠狠的被整了。

汪晖抄袭门的起因，是这样的，汪晖毕竟是研究鲁迅起家的人，心里鲁迅的情节也是，虽然很少撕逼，但他在 09 年曾在国内发表过对当时招商局某秦姓大佬的负面言论文章，以汪晖的学术地位，对该秦姓大佬的影响，是可想而知的有的。

所以，被汪晖得罪的该红后大佬，组织了后来的抄袭门事件。

红后大佬找到学术界的朱学勤，朱策划准备了差不多一年，组织人手遍查汪晖写过的著作和，收集黑材料，最后由王彬彬写文章发表在《文艺研究》上。

而且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，信息高度封锁，《文艺研究》中只有主编知道要发这个文章，所有的编辑都不知道。

炮轰汪晖的文章发出后，南方周末报等一大批学者群起攻之，很快就将汪晖抄袭门事件炒到社会高度关注。

该大佬也是有手段，根本不给汪晖争辩的机会，10 年的抄袭门中，我们都以为汪晖一直隐身不出，没有接受采访也没有发表辩解文章，以为他是羞愧默认，其实错了，整个事件发酵中，被资本权力控制的笔杆子没有给过汪晖一次发声的机会。

如那篇致命的文章发表之后，汪晖曾请求按照学界通常惯例，写一个 **response** 一同刊发，但一直遭到拒绝，他们在一开始就剥夺了汪晖同时发言的权利。

同时，没有任何媒体敢去采访汪晖，敢给他做明显的正面报道，声援汪晖的李猛就曾说过，这是“完全剥夺对方发言资格的方式”。

最后，汪晖正面回应抄袭门的地方，不是国内，而是新加坡的媒体，《联合早报》，他跑到了新加坡才有发声的机会，发表了那篇《我从不拒绝真正的学术批判》

然后新加坡的声音被掐死，没有传导到国内，抄袭门后，汪晖一世英名几乎毁于一旦。

郭世佑：《事实评判与职业伦理》

程广云：《学术打假何以为继？》

姚新勇：《错位的学术反腐——“汪晖抄袭门”之中国学术界症候分析》

陈青：《从法律角度看汪晖事件》

《“别求新声——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”学术座谈会摘要》

张耀杰：《中国学术史上的抄袭争议——从马叙伦到汪晖》

奚密：《关于汪晖涉嫌抄袭事件——一位美国学者的六点质疑》

郑也夫：《比抄袭更恶劣的学术丑闻》

邓晓芒：《浑沌的学界》

郑也夫：《汪晖抄袭不是疏漏的两条证据》

邢人伊：《从汪晖“抄袭”到学界的“中国模式”》

薛涌：《学术界互相揭短未必是坏事》

张鸣：《学界大腕，欺人太甚》

《就汪晖教授涉嫌抄袭事件给中国社会科学院、清华大学的公开信》

10 年的汪晖抄袭门，不是普通的学术界八卦事件，那时候的报纸自媒体，都不敢站队汪晖的，不像我们现在，很多自媒体力挺胡鞍钢痛骂高善文，10 年自媒体还没兴起，舆论是一片倒的攻击汪晖。

汪晖这种世界级别的学者，当下难得的真正读书人，就是因为得罪了权贵，被逼的毁誉一身，学生四散，唉，实在是感到心痛。

比较汪晖的遭遇，岱岱遇到的挫折，可以心宽了。

胡鞍钢的情况也比较坎坷，他的起点挺高，虽然也去过耶鲁，喝过洋墨水，但更立足于中国国情，毕竟，胡曾参加周立三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，对中国国情进行过系统的研究，并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。

也正是因为他有深刻的国情派经济学家烙印，导致他一直被打压。

毕竟，改开三十年，是海归派的天下，是市场主义者货币主义者的天下，当年周小川管证监会时，证监会里清一色的海归，甚至连文件他们都直接用英文写。

海归派当道，胡鞍钢这类的国情派报告无门。

然而，胡鞍钢和汪晖最大的不同，是汪晖没有政治上的进取心，他只想做读书人，而胡有很强烈的政治上上进心。

他第一次倾向政治，就是 93 年和王绍光合著的那篇《中国国家能力报告》，这篇报告推动了中国分税制的改革。

可惜，虽然这篇报告历史意义重大，但胡鞍钢没有因此被朱镕基重用，若干年后，朱镕基曾开过一次会议，胡鞍钢也恰好出席，在会上胡鞍钢侃侃而谈，朱镕基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

“原来你就是胡鞍钢啊，怎么听说你向很多人说你是我的高参，可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你啊……”

搞的胡鞍钢十分难堪。

93 年胡鞍钢有功于国，但政治未能进步，过后，本是经济学家的他，依然不放弃对政治的渴求，开始脱离经济学领域，讲一些迎合上层的话语。

身为经济学家的他，写过也和被人合著过：《人民社会为何优于公民社会》，《中国集体领导体制》，《中国集思广益型决策》，《中国挑战腐败》等等比较偏政治学的文章。

当然，无一例外的，都是说中国体制优势，比西方优越云云。

正是因为政经界受到排挤，所以胡越加想要政治上的进步，而他政治上谋求进步的方式，选择了做给体制优势涂脂抹粉的御用文人。

这一点，和汪晖是大相径庭。

而贸易战的大背景下，一直被打压的胡鞍钢被再次集火，这次他的社会话题度是极高极高了，但也注定他以后都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进步了。

汪晖和胡鞍钢，不同领域的大牛，相同的人生遭遇，也是有点唏嘘，仿佛在质问我：

读书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